

南京故事評話



白雲著



南京故
事評話

沈萬山

白雲著

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五版

沈萬山

版權所有
不許翻印

著作人 白雲

發行人 張友鸞

出版者 南京人報

總經售 大地出版社

上海西康路
三三七弄二八〇號

回 目

- 第一回 老道人關門吃小雞
沈萬山窮途遇阿叔……………一——七
- 第二回 安樂村看朱三打架
太平河爲黃老送終……………八一—一五
- 第三回 朱家宅結合鳳凰傳
秦淮河拾得烏鴉石……………一六一—二四
- 第四回 古董商專救活財神
老太婆傷心死兄弟……………二五——三二
- 第五回 夢中托兆扳環結親
放生得福田鷄送寶……………三三——三八
- 第六回 拾鐵器懷疑破古董
墜銀釵初識聚寶盆……………三九——四五
- 第七回 喜榮歸周莊大快意
勘知機沈貴進良言……………四六一—五一

第八回 遷舊願破財修廟宇
哀苦工上奏建城牆……………五二—五八

第九回 馬皇后到蘇州進香
沈萬山在南京蓋城……………五九—六六

第十回 建花園沈萬山享福
犒軍隊朱洪武發愁……………六七—七五

第十一回 沈萬山下天牢待罪
劉伯溫蓋城樓作法……………七六—八四

第十二回 萬歲發怒滿門抄斬
馬后說情兩路充軍……………八五—九二

第十三回 沈萬山留字去遊仙
余十舍細書送沐侯……………九三—一〇〇

第十四回 講鉛汞朱洪武鍊丹
念神仙沈萬山封號……………一〇一—一〇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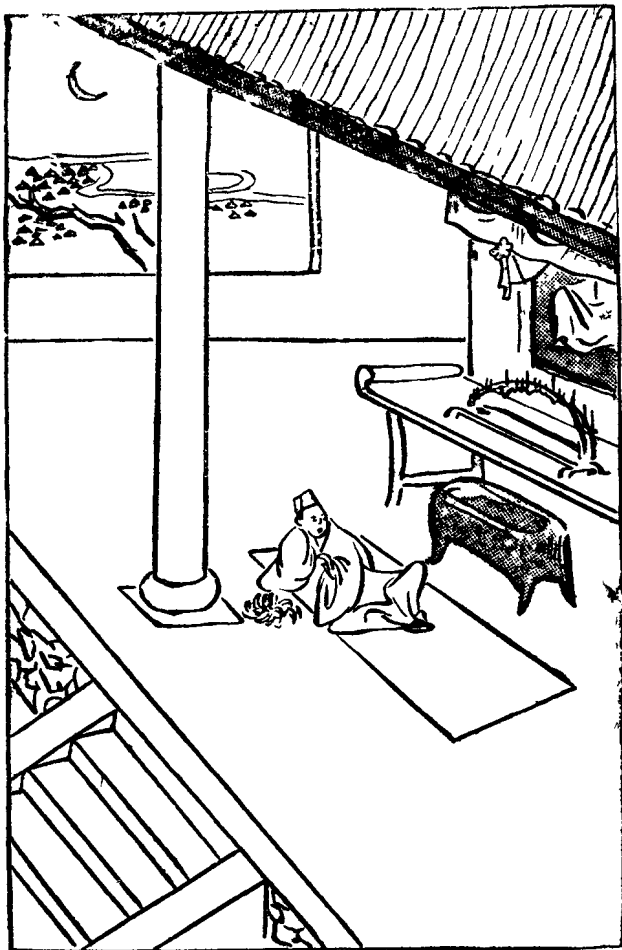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回

老道人閉門吃小雞
沈萬山窮途遇阿叔

話說元末明初之際，南京出了一個大大的財主，他闊得可以同皇家比富，皇上都比不過他。慢說蔣驢子等人不如他遠甚，就是當初什麼鄧通石崇，也不及他十分之一。此人姓沈，名富，號仲榮，字萬山。這萬山兩字，也有人寫作萬三，爲何起了這個名字，後人傳說，紛紛不一。有人說，沈萬山最初窮愁潦倒，他自己發生感慨，說將來不發財則已，要發財就得有金山萬座，所以叫做萬山，取個吉利。又有人說，朱洪武初定南京，把縣民依着貧富，分爲五等。每戶人家，還給他一張紙，無紙的便是奸衆。那五等叫做一哥二疇三郎四官五秀，哥是最窮，秀是最富。每等之中，又分三級，如一秀二秀三秀，三秀是富中之富。他乃是第一富人，稱爲萬戶三秀，所以叫他沈萬三。閑言表過，且談正文。這沈萬山原是蘇州周莊人氏，家中雖不算十分富有，可是也還當得起溫飽二字，只因沈萬山出世之後，父母把他當作寶貝，一點苦事不讓他做，二十歲上，父母雙亡，他自己又不能種田，僱的長工，欺侮他什麼罪不盡，連世帶騙，把每年的糧食都向別處搬去。一年不如一年，沈萬山坐吃山空，漸漸窮得沒處可搬了。到三十歲上，略微明白一點事故，眼見這種情形，却也沒法處治。就

老道人閉門吃小雞

沈萬山窮途遇阿叔



上產業改得干淨。沈萬山聽在耳內，慚愧十分。心想，我如果有一點本錢，做行生意，也不致於被別人這般恥笑。可惜家產已空，要想向別人借貸，却又羞於出口。那一年正是沈萬山三十歲的生日，他打定了主意，跑去找一個族叔，只借五兩銀子。他心裏想着，有了五兩銀子去販小雞和雞蛋，只要不怕吃苦，三五年的功夫，可以掙起百兒八十銀子。再圖恢復舊業，也就不難。誰知他那個族叔，一見了他的面，就狗血噴頭的痛罵一頓。他忍住氣，把來意說明，他講：我只借這一回銀子，如果我混不出去，也決不回來了。那族叔聽他要借銀子，更覺冒火，就說：且慢道我没有銀子，我就是有銀子，也不能給你這樣敗呀。你父親母親，當初糊塗，儘着你去，我可不能像你那父母一樣糊塗的。沈萬山聽了這番話，又氣又羞，當時發話道：我今年也三十歲了，也不是向老叔計錢買花生糖。老叔肯幫忙就幫一點忙，不肯幫忙就拉倒，又何必牽扯到我亡去的父親和母親身上？現在我和老叔斬釘截鐵說一句，你老叔不借錢與我，看我不是照樣的混？我只就離開周莊，如果不能發跡，我就不進周莊這個村口子。說罷，掉轉身就大踏步走去。隱隱約約還聽得他那族叔在後冷笑說：發什麼昏，把我們沈家人臉都丟盡了。沈萬山掩住兩耳，腳腿上加勁，一口氣就跑出了周莊村口。走到村口之後，却又有些心軟。拍拍口袋，只賺了幾個大錢，在裏面叮叮鏗鏘的響。他想，住在周莊裏，窮雖窮一點，飯總還可以弄到吃的，東一餐西一餐，不過是受點氣罷了。如今這一走出去，却到那裏吃飯？當時他找了一塊大石頭坐下，眼望黃金般的太陽，照着全村，樹木花

草，滿山遍野，都似乎向自己冷笑。回去罷？當然衆人和笑不能再忍受下去。向前進罷？望那一方走呢？徬徨了半天，發了一聲恨，站起身來，走走就離周莊遠了。這條路，乃是由周莊到蘇州府城的大道，沈萬山原不認識路程，信步走去，二三十里來路，就進了城。那時天色已經快黑，離城不遠，就有座城隍廟，他進去瞻禮一番，叫聲慚愧，就在城隍菩薩龕下點頭而睡。可是肚裏泛上餓來，那裏睡得着。那時已是十一月的天氣，說不冷也還有點冷，却幸身上穿的舊衣，還不十分單薄。他想着，明天吃的東西着落何在，當真就隨着叫花子跟人討乞麼？一則弄不慣，二則這一身衣服比別的叫花漂亮得多，誰人肯給錢呢？如果把衣服給賣了罷，天冷怎麼抗得住？他正在沒有主意時，忽然黑暗中有個毛絨絨的東西向他臉上一摸，把他三魂嚇掉了二魂半。連忙起身，向城隍菩薩跪倒，默默念道：可憐弟子落難，行走不得，今天權且暫歇一天，明天一早就走，還請菩薩不要生氣，不要叫牛頭馬面來趕我。祝禱已罷，又轉想到，自己這般倒運，難道還怕死嗎？既然不怕死，又爲什麼要怕鬼呢？於是他放寬了心，重行睡下。他的右手剛一按到地面，却又摸着那團毛絨絨的東西。這一次他却不禁驚惶了，仔細顛捏一番，原來是團雞毛，大約廟裏老道，偷吃小雞，雞毛沒處放去，就拋在大殿，好誣賴燒香的人。沈萬山自有聰敏之處，笑了一笑道：天無絕人之路，菩薩見憐，明天合該有飯吃了。他就把那團雞毛拾起，塞進自己破口袋裏，心裏一安定，肚餓也忘記了，就呼呼的睡熟。天色剛剛黎明，老道起來上香，看見有人睡在那裏，不由嗚道：罪過罪過，

城隍殿上，如何跑來睡？沈萬山被老道驚醒，揉揉眼站起，不放心雞毛，掏出來看一看。那老道見着雞毛，就不再說話，搭起腳轉到那邊去上香，沈萬山已經瞧到了這情形，就進一步懇求道：諸道爺給我幾根蘆柴。那道士道：天氣也不冷，你要吃東西外面討去，犯不着自己生火呀。沈萬山道：我不是燒火，我要有別用。那時小道童也披了衣服起來，老道就叫他抽幾根蘆柴給沈萬山。蘆柴到手之後，沈萬山道謝了一番，蹣跚着走出廟門。剛一出門，小道童却追喊來了：我師傅叫你，你快回來。沈萬山十分奇怪，暗道：剛才趕我，這又爲什麼要我回去呢？想來再進廟去，與自己也不會有害的。於是就跟小道童轉去，這却見那老道含笑相迎，在腰裏一掏摸，拿出一串大錢來道：我看你一定沒有吃早飯，送你十個錢罷。沈萬山見老道大發慈悲，也就接了。誰知那老道卻又說：雞毛這該可以還我了罷？沈萬山道：那不行，我要靠這個弄飯吃。老道一聽這話，可就發了急，一把扯住他的臂膀道：我給你錢了，你不要再說我。沈萬山摸不着頭腦，只翻眼望着。老道又說：其實我也不怕，我也不是和尚，就說吃雞，也沒有什麼了不得。沈萬山這才明白，就笑道：我不是說你，我拿雞毛是另有別用，就有人關我，我也不說是城隍廟裏拾的就是了。老道放了心，才撒開手。沈萬山左手提了雞毛，右手夾住蘆柴，走到城隍廟外靠東的一座小山邊坐將下來，先用碎瓦片，把蘆柴軋成一段段小枝，再給夾上一片草葉，吹在嘴裏嗚嗚的響。黃土一和，捏成幾個小鳥的樣子，貼上雞毛，就八成像個小雀兒了。何消一個時辰，他已捏成四五十個。等得快乾了，用衣服

捧著，又到城隍廟，直去找那個老道。老道見了那一套玩意，不由笑道：你到像個小孩子，這麼大的年紀，還要玩這些東西呢？沈萬山道：道爺不要看輕這些小玩意，這就是我的衣食飯碗哩。老道說：既然是衣食飯碗，這樣捧著，不餓了嗎？沈萬山道：我是專請道爺幫一點忙，這幾個泥團兒存在你這裏，我還上街去買一點東西。老道覺得這事怪有趣，就答應了他的話，讓他堆在房裏地板上。沈萬山揮了一揮衣袖，跑上大街，先花了兩個大錢，買幾塊蒸糕吃了，剩下的八個大錢，一齊買了各色的顏料。轉到廟來，向老道借了一枝筆，把顏色雜亂的塗上，就憑他那一點聰敏，居然把那些泥團，都畫得像活的雀兒。小道童看見，先討了一個，沈萬山只要哄得廟裏人歡喜，當然照送。快到中午，城隍廟裏燒香人漸漸來了，那時已近過年，大人小孩，十分熱鬧。老道又借了一塊門板兩條板凳與他，就在大殿外面，擺設起來。這得算是新鮮玩意，小孩子都沒有見過，個個想買。定價三個錢一個，便宜的很，燒香的總帶了零錢，不到一個時辰，就賣缺貨了。沈萬山得了一串多錢，索性央求老道，代為存放，胡亂的到外面買些東西來吃了。到得下午，無事可做，就替老道劈柴收拾香燭，老道也很高興。一團雜毛足足做了六七天小雀子，生意好，一個人忙不過來。老道就讓小道童替他幫忙。貨越出越多，收入自然也很不壞了。雜毛用完了時，沈萬山說去買一兩隻小雞，請老道吃，只把雞毛留下。老道現在當他的面，也不避諱甚麼了。據沈萬山的算計，像這樣下去，有個十年八年，總能攢起一些錢來。看看到了臘月了，是一年之中城隍廟香火最

旺的時候，沈萬山的生意，也是分外來得茂盛。這天是臘月初一，沈萬山正在廟裏低著頭做生意的時候，却來了一個小主顧，挑選了一會，忽然向他叫了一聲：大哥賣的，怎麼不送我？沈萬山抬頭一望，不是別人，乃是他堂房兄弟。後面站了一人，正是那不能錢給他的那位族叔。原來快過年了，住在鄉下的人，照例進城辦點年貨，順便到城隍廟上一炷香，瞧瞧熱鬧。他那族叔，在鄉下是有幾文的，怎肯不來城裏耍耍哩。却自不料在這裏會遇見沈萬山。當下沈萬山十分難為情，只好扳起面孔來裝着不識，隨意遞了一個雀子與那堂房兄弟道：拿去。他那族叔正怕他來尋找，也就當着不留看見。偏生那小孩子不識相，只扯住父親的袖子道：那是大哥呀，大哥在那裏賣雀子哩，雀子好玩的很哩。他那族叔就囑道：管他什麼大哥不大哥，你還想跟那些下流胚子在一處混嗎！沈萬山聽在耳內，也不與他爭吵，只從鼻子裏冷笑一聲，心中立刻就另有了打算，如何打算，下回交代。

第二回

安樂村看朱三打架
太平河為黃老送終

且說沈萬山在蘇州城隍廟賣泥雀，巧遇阿叔，因無顏立脚，當天下午，把東西收拾收拾，就買了一個網籃，一套棉布襖褲，只在廟裏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，就和老道告辭。沈萬山說：在蘇州賣出的玩意兒已經不少了，不換碼頭怕生意會越來越壞的。老道就問他：你換碼頭，預備換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沈萬山道：我只去撞，走到什麼地方算什麼地方，好在只要混飯吃，也不想發財。老道連說：不忙不忙，我替你起一個課。沈萬山雖然不大相信這老道的課法，但是，一則自己不知應去向何方，二則也不用花錢，就聽老道起課。那老道撒動大六壬，左推一下，右推一下，口中甲子乙丑的念着，足足費了一個時辰的功夫，方才住手，却呵呵一笑道：你去向西偏北，不但窮不了你，而且要發大財哩。沈萬山道：道爺別拿窮人開心了，我但問會不會餓死，憑我這樣倒霉，還望發財嗎？老道說：我這是按照課理說的話，自從周文王、鬼谷子撒課起，沒有不靈的，怎樣的靈法，我却不敢說了。沈萬山說：好，我這就朝西走。他費了這些時候泥雀，也賺了十來串大錢，就和老道換了幾兩碎銀子，塞在棉襖口袋裏，別了老道，出城隍廟而去。蘇州城本來不大，他一路唱着新編賣泥雀的小調，就走到胥門。因為那些泥雀子重不過，他就歇下網籃，預備歇息一下，誰知此時城樓上却跑下幾名

安樂村看朱三打架

太平河爲黃老送終



兵丁，把他包圍起來，一個人搶一個泥雀子在手，吹得嗚嗚的鬧成一片，沈萬山要來攔阻，那些兵丁却喝道：你這鳥人，是那裏來的奸細？嚇得他趕緊閉住口，不敢言語，等那些兵丁們要得盡興，他才提起網籃，一口氣走出了五六里。離城遠了，這才翻看一下，網籃裏的泥雀子，已經三停去了兩停。膝下也有斷腿缺翅的，也有吹着不響的，到了鄉村，沒處可顏料，只好任他去，便宜賣脫，再作打算。誰知這蘇州城外，汊港縱橫，走不了幾步路就過一次橋，腳下一個不留神，被橋上磚頭絆了一跤，連網籃連人，一齊滾到小河裏去。幸得冬天水淺，他爬上了岸，人雖沒有淹死，可是已經快凍僵了，網籃提起來，那殘缺不全的泥雀子，却更不成形樣。他憤憤的罵那城隍廟裏的老道，這卜課卜的太不行了，要這樣算發財，我在家裏早發財了。沒奈何強自支撐着，朝那有人煙的地方，且去討一些火烘烤烘烤，去去寒氣。好容易找到一個鄉下人家裏，千言萬語說了些好話，那鄉下人一再盤問，生怕他是歹人。衣服烘得乾了，天色已黑，沈萬山索性求情，弄一餐飯吃。掏出了袋裏銀子，戲了五分，先行交付，連晚飯帶寄宿的所在算都有着落了。話談得多了，那鄉下人對沈萬山的友情也好了起來。沈萬山這便知道，這村叫安樂村，住有百十家人口，別的都好，就是賭風太熾。兩人一直談到深夜，方才睡覺。次日一早起來，鄉下人又爲他預備了早茶早點，反而十分客氣。沈萬山見此情形，過意不去，就想再送一些銀子與他。可是手伸到口袋裏一掏，銀子一小塊也沒有了。立刻四處找尋，把被褥翻開，只是不見。那鄉下人見他這樣，問他作甚？他就

把丟失銀子的話說了。那鄉下人把腿一拍，說：不好了。沈萬山曉得此中必有蹊蹺，提起早烟袋，向地下磕了幾磕，就望着那鄉下人。却聽鄉下人說：我有一個兄弟，向來好賭，昨天輸錢回來，在家吃的晚飯。今天一早，就在你床上翻尋，我問他找什麼？他說，拿草紙去堵屎。自從那時出去，現在還不見回來。如今你這一說，我明白了，準是那不肖的東西，把你銀子掏摸去了。說過之後，嘆了一口氣，又叫一聲：沈哥！這銀子我去追去，他大概在前村吳三麻子家押寶。我去奪得回來最好，要不然，我自設法賠你。說過之後，轉身就出門去了。沈萬山在那鄉下人屋裏老等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過一會就到門外去看看，那見蹤影。後來索性就跑到田埂上去瞭望，一面望着，一面肚裏打算，銀子能找回來固然很好，假如找不回來怎麼辦呢？身上分文也沒有，却朝什麼地方去呢？想了一個多時辰，只是得不着主意。正當此時，遠遠的却望見一大羣人蜂擁而來，不知是鄉裏出了什麼大事。這班人走到那鄉下人門口，却一齊停住，沈萬山這才看清楚，那鄉下人血流滿面，經幾個人攙扶，另外還用繩子套住兩人，隨在後面。沈萬山走近了時，那鄉下人就向他指着。其餘的人，就和沈萬山說：尊姓沈嗎？沈萬山點點頭。於是有一人說：對不住沈哥，朱三為你事情，被人打傷了，現在我們要到縣裏去，少不得請沈哥去見證一下。那時人的頭腦，怕的是見官，沈萬山自然不大願意去。可是別人更不容他分說，擁着他向前走。到了縣衙，經問過案之後，沈萬山這才曉得，朱三跑到吳三麻子家，找着了兄弟，就問他要錢，可是他兄弟一口咬住不承認。三言二語

的不合，兩人扭打起來。賭場那有什麼好人，大家都討厭朱三擾散了寶局，就幫着朱三兄弟來打朱三。朱三一喊救命，村裏人都來了，那些賭鬼，一聞而散，只勝吳三麻子與朱三兄弟兩人，被他們捉下。縣官把案子一問之後，朱三兄弟承認偷了沈萬山的銀子，可是却已經輸給別人了。縣官叫吳三麻子認賠，吳三麻子却說：賭錢是奉諭准的，按天送錢給地保，大家各有輸贏，人人輸了錢都要我賠，我怎麼賠得起？縣官就說：你打傷了人，難道一個藥錢都

不出嗎？吳三麻子道：經他一攪，頭錢都被人帶了走了，我今天連送地保的錢還要向別人借，那裏出得起藥錢？縣官一拍桌子說：你嘴硬，這樣我要打的。吳三麻子道：打也打不出錢來的。那縣官就抽出籤筒裏一根籤，拋將下去。旁邊却有一個衙役，湊在縣官耳旁說了幾句話，縣官就叫把朱三兄弟打三十板子。朱三聽見自己兄弟要挨打，就向前爬了兩步說：小人兄弟偷的錢，小人自己去設法還那沈官人，至於打小人，只是吳三麻子領頭，青天大老爺免打小人的兄弟罷。縣官把驚堂木一拍說：不用囉嗦，本官自有道理。朱三又說：吳三麻子邀眾聚賭，又恃勢打人，請大老爺罰他。縣官喝道：胡說。沈萬山見這情形，知道上坐的貪官，是不講理的，也就幫着朱三說：朱三兄弟偷的小人的錢，小人情願不要，算是送與他的罷。縣官鼻子裏哼一聲道：你們這些刁民，本官要治地方，那能隨便聽信你們的話。縣官說罷，就催着差人快打板子。差人那敢不遵，把朱三兄弟按倒在地，剝下褲子，劈劈拍拍就是三十大板。縣官見已打完，就說：回去安分一點，如果不然，下回還要重打。說着就退了堂。由鄉間同